最淺的終點站

The Last Final Stop

♦ 撰文/賴惠玲

好喜歡一個人去陌生的國度旅遊,好喜歡一個人在陌生的城市裡搭乘公車 或是火車、電車到終點站,再由終點站,回到我來的起點;兩個終點站之間 的景象,盡是充滿異國他鄉的文化氣息和當地人們最真實的生活型態。人生 有好多個終點站,人們總是從終點站,繼續展開另外一個旅程。能夠隻身從 容地在兩個陌生的終點站之間來來去去,需要耗去相當的時間做事前功課, 而前置作業的準備,總是在幾分的焦慮中,充滿了喜樂,而這正也是投入陌 生旅程的最大樂趣之處。

但是,如果到了人生的最後一個終站呢?當意識到自己可能時日不多了, 或是被告知臨終將近時,湧上心頭的第一個意念會是甚麼?在抵達這個終站 之前,將不再有列車長廣播提醒旅客的隨身行李,那,該要準備甚麼下車 呢?這個終站,還會再銜接另外一個起點嗎?

躺在病床上專心地體會點滴緩緩注入身體內的感覺,主治醫師正巧走入病房,一天查房三次,對於醫師的聲音和表情,我再熟悉不過了。但是,這一次,從醫師的臉部表情,我讀到的是,一個壞消息即將被宣告。連例行性的開場問候,都夾帶著嚴肅。當醫師遞給我一張剛完稿的病理報告時,映入眼簾的是橡皮章蓋在右上角的斗大字眼「malignancy」(惡性)。當下浮上心頭的第一個念頭是:「到最後的終點站了嗎?」

站在病床旁的醫師,親切地並大量地使用英文醫學名詞為我解說病理切片 反應出的疾病的嚴重度。我認真地仔細聆聽醫師的解釋,一邊點頭回應,腦 海中卻也同時快速回顧過往:這一生,我有沒有讓媽媽為我流過傷心淚?會 讓白髮人送黑髮人嗎?媽媽能不能像我一樣的欣然接受?

每一個車站人們送往迎來,每天跟人說再見。人們出生,人們往生,這些都是再自然不過的法則。但是,再見,卻是個令人感傷的字眼,尤其是要跟自己的媽媽告別。慶幸,站在病床另一側的媽媽,雖然知道我必須在短時間內接受第二次手術進行根除以及為期半年的化學治療,但是,媽媽的表現比誰都輕安自在。醫師離開前問我:「你怎麼這樣冷靜?」我回應:「如果呼天搶地可以改變事實,我可以哭喊的比誰都大聲。」醫師和他身旁的一群美

麗的專師和護士,大家笑著離開。我跟媽媽說要去買彩券,一定會中獎。媽 媽說,你會被上人罵,我說,中獎就全數捐給慈濟啊。遠從台中來的大姐還 認真地拿出花蓮地圖,要我指出最近的電腦彩券行的位置!病房裡,充滿笑 聲。

夜裡,病房顯得格外安靜。兩次手術的皮肉苦,有時讓人彷彿置身在無間地獄。正當困頓於陣發性的腹部劇痛之際,隔壁病房卻突然傳來淒厲的哭喊聲,泣訴自己是如何地對不起家人等。我心想,是她失去了孩子嗎?隨後才知道,她的狀況和我是如出一轍。家人怕我情緒受影響,特地從台中幫我帶來一本外觀看起來像是經常被翻閱的書——《佛門大孝地藏經》,書中多處還有不少的註解和筆記。媽媽姐姐們不時地提醒我,平常時要有無常觀,生病時候要有因緣觀。在慈濟世界多年的薰陶,因緣果報的道理,我了然於胸,只是,我很開心家人因為長時間浸染於佛教經典中,能深刻體認無常是常,我的病,並沒有給自己和家人帶來情緒困擾。

安寧療護理念雖然在1983年就開始導入台灣,但是,病床數一直不敷使用,於是在2004年,開始有安寧共同照護,讓安寧照護的模式,擴展到急性病房。長禱護理長不忍見我臥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樣子,詢問我的意見之後,請來安寧療護的專家淑貞督導為我緩解不適,安寧療護的護理人員除了醫療處置外都還學習各式的輔助療法,而這也是我第一次親身經驗到精油按摩的驚人效能。

因為罹患的是稀有癌症,沒有多少案例可以做流行病學的分析,自然無法進行癌症分期,因此也就不知道疾病的預後了。我總是跟同事玩笑,要他們對我好一點兒,因為我可能快要往生了;仍有幾位同事覺得談死是不吉祥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啊。癌細胞很有可能隨時再復發,很有可能轉移,隨時都有可能進入人生的最後的終點站。但是,安寧共照讓病人緩解了諸多身心靈上的不適,是醫療處置無法取代的,也是陪伴病人進入人生最後終點站,接往另一個起點的最佳照護模式。